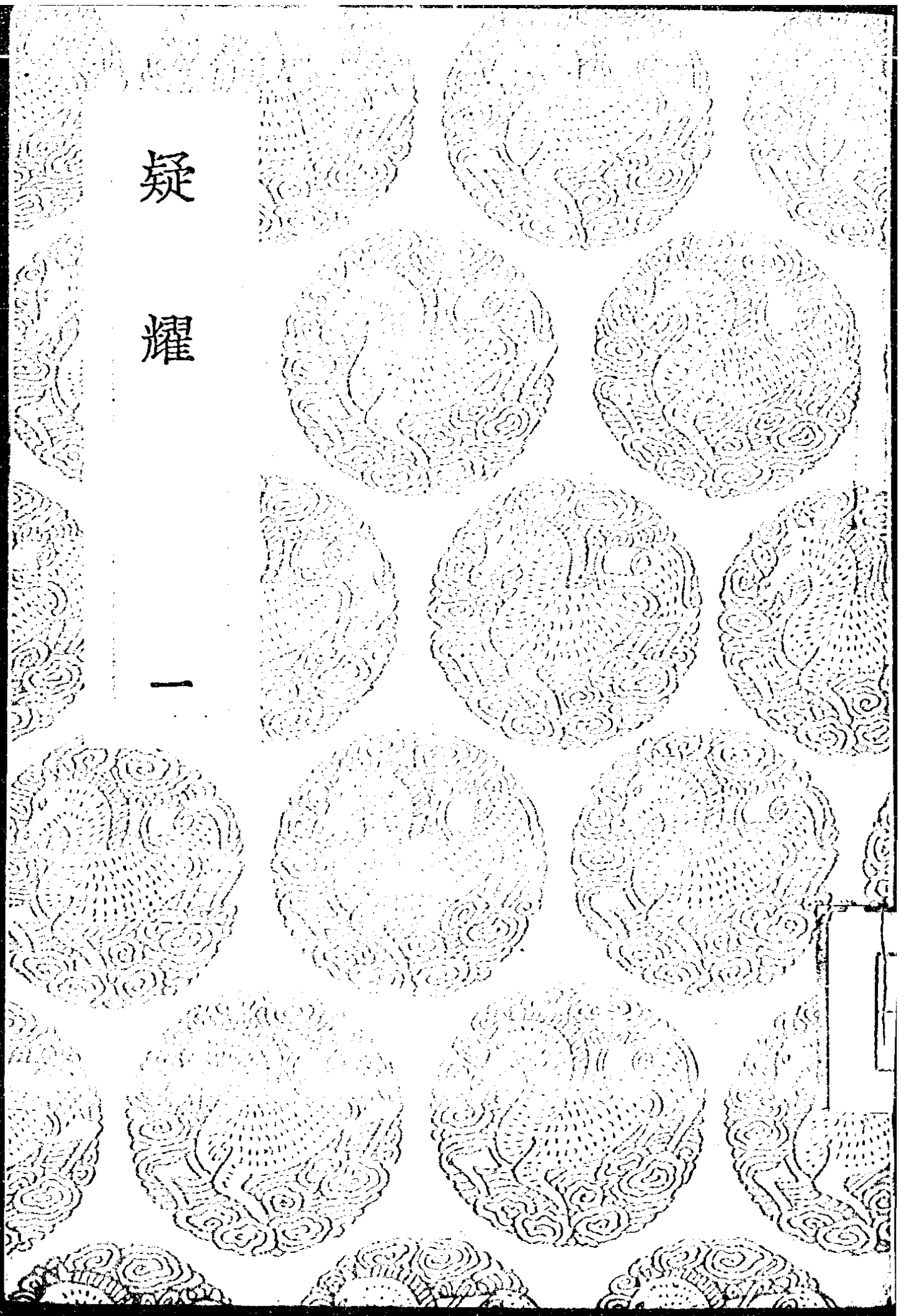


疑

耀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耀 凝

(一)



3 0648 9805 3

撰 萱 張

疑  
續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083  
112  
2:340

三十年前。余爲疑耀凡二十七卷。蓋未卒之業也。歲戊申。分司吳關。焦太史竑。黃觀察汝亨。讀而嗜之。遂相與爲序。以授梓。時樵事已竣。得代。僅梓行七卷。余卽奉先太安人還里。尙餘二十卷。未授梓也。此七卷者。頗行於世。海內知交。往往貽書見索。謂二十卷當盡以梓行。旣罷歸。耕鑿多暇。稍事繙閱。相次劄記。乃續十有餘卷。合舊稿。當得四十餘卷。第舊二十三卷。年來又多割而歸於西園。史餘。故此四十餘卷。尙須整比。不欲遽災木耳。丁卯秋。郡大父義興徐公。博物君子也。還吳。以書見詢。疑耀七卷。不知何人借爲閩禿李贊所著。亦大怪事。余疑信相半。戊辰初夏。余有事羊城。過友人李明府果卿。得疑耀閱之。徐公之言。果不妄。謂余止校訂此書。復僞余撰一序。王伯穀書之。真大怪事也。第此輩殊自賣破綻。七卷中尙有數十處未盡改削。卽三尺之童讀之。亦皆知爲嶺南張某所著。不待辨也。余因自幸嶺外老公車。一再仕。輒令見放。讀此書者。能不以人廢言。今獲借它人以行於世。豈非此書之大幸耶。嗟嗟。蜀才注易。李蜀書。蜀才范長生也。世以爲王輔嗣。博物如謝晔。夏侯該以爲譙周。服虔譌通俗文。阮孝緒以爲李虔。葛洪譌西京雜記。世以爲劉歆。韓退之表諫佛骨。世以爲侍郎馮宿代筆。又何怪余之疑耀。借名李禿以行之也。余憶居西省日。禿以妖書株連繫詔獄。余偶偕同官好事者往覘之。禿輒長跪。頓顙數十。至破其額。余竊笑。誰謂禿能佞佛耶。爾時余方一覲其面。輒唾地去。今僞爲余序者。乃謂余青衿時。嘗負笈以從禿遊。一何誣也。余爲青衿。未嘗跣步出國門。禿自雍頂。卽從七觀音居黃州。亦未嘗跣步涉五嶺。余何絲而負笈從之。一旦橫羅此誣。豈以余亦嘗合掌於七觀音耶。况焦黃二公。皆禿文字交。往來甚密。余疑耀果出於禿。

疑 耀 新序

51919

能不覩破而肯爲余曲筆否。余忖度之。二公爲余梓行疑耀七卷時。王百穀數欲爲余撰一序。以雁行二公。余忽忽未及應。聞之友人。百穀微有憾焉。又余嘗有微言。見於它籍。以禿所譏。著業爲朝廷焚禁。而行怪者復盛行其書。可以觀世矣。此語久已落在人間。又以百穀亦余文字交。可以取信於人。故有此破綻伎倆耳。因念余前梓行之書。道藏中宋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皆經摺。不便繙閱。祕閣中元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皆鈔本。未嘗公行。余皆梓而行之。今吳越間。二書皆已覆鐫。去余名氏。第二書非出余之手。卽名氏不存。又何問焉。若彙雅二十卷。則世人不能讀者。故世亦不能覆鐫。余之書行世。而名氏幸留者。彙雅而已。今疑耀七卷外。尙有三十餘卷。及西園彙經一百二十卷。西園彙史二百卷。西園史餘二百卷。西園類林五百卷。西園聞見錄一百二十卷。西園古文六卷。西園古韻十卷。今毫矣。姓名不復挂人齒頰。異日有好事者。盡以諸書災木。安知不皆爲蜀才易。爲通俗文。爲西京雜記。爲諫佛骨表乎。故復綴數語於七卷疑耀之簡端。非曉曉也。亦以自明西園公生平未嘗合掌七觀音而已。博羅張萱。

# 疑耀卷一

## 孔子無鬚眉辨

博羅 張 萱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蕞宏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備矣。獨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稱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頰頰間鬚髯甚盛。謂皆吳道元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元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於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爲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鬚眉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非真謂果無鬚眉也。按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尙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

兄爲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嫫。舜妹。嫫或作媠。史正義作嫫。又作媠。畫始於媠。故曰畫媠。列女傳。舜女弟媠。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媠媠與象欲殺舜。其妹媠每爲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按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於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畫記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妹媠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此。

姣童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僧以能應對。嫺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騃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爲其所使矣。旨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姣童。如龍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往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交遊中嘗以爲訝。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尙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騃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褻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九經國子監。田敏校正。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書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演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爲真矣。余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脩。無所謂

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聳其肩。兩髭橫分。鬚長裹臍。皆翼善冠。衣綠。不正立。頗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紙蒙之。不敢啓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揚子雲亦云。誇大者爲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尙不屑爲九州長。而揚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晉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屬夷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與齊桓、晉文爲五者。何燕泉亦從其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當以春秋爲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元箋爲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揚子方言。以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爲得。楊用脩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

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爲謬。余謂不然。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卽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 孟母姓仇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掌。齊後也。晉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掾。宋有掌禹錫。脩本草者。卽同孟母仇姓。仇掌通用。字書反爪爲掌。

###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庖犧。當爲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廚。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 韓續不識女字

與俗人書劄。不可用古人。多有不解者。宋韓莊敏續。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愠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

### 漢祀以鷺易鳧

武帝祭宗廟。以鷺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鷺與鳧大小相當。以鷺易鳧。想必有

說俟之博古者。

望帝化鵑

子規、子雋、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鸞。又曰催歸。又曰秭規。皆一鳥也。來敏本蜀論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汝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爲相。許慎注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死，化爲子雋鳥。李義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每聞子鵑，輒悲而思之。是子鵑之鳥，非望帝所化，明甚。

癡子

晉楊濟嘗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豈但了官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間事無一不了矣。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皆其難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於後世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何怪其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古人辭大

晉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仕宦。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 伯仲埴箎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埴箎。注疏及朱考亭注。嚴氏詩緝。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埴箎則二器共爲一音。埴爲宮。而箎之徵和。埴爲商。而箎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箎。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捐。門祚衰薄。孤埴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 蘇武

蘇武在匈奴娶婦。卒蒙後世訾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尼堪所數日。便求妻室。尼堪喜。令於所獲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尼堪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此。得無朱勣之見耶。第未知此婦之美陋何如耳。或曰。此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丁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爲掩口。

### 徐庶歸曹

晉周勳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母妻爲苻堅將楊安所獲。遂降於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勳旣歸。秦屢折辱堅。又嘗潛至漢中。爲堅追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被撻。徙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

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於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恨。

北音無入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自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溜，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固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爲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非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手實、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恥於下問，及其爲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有一，二程年三十有八九，介甫皆以爲不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爲朱考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祖初爲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請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帝，乃曰：鄉者

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古今欲爲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佞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爲漢祖、唐宗之所爲者，不知其幾。爲父老書生之談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以陷於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追而殺之，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萬矣。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泄，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爲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英雄如季，而肯遽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卽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爲之者，卽古之覡也。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餓，當得母乳。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抱此婦人頸哺乳。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語其夫。以聖爲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怒，撻之曰：汝子死而問聖，聖妄爲汝子而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乳之，設他日汝夫死，汝或問聖，而聖妄爲汝夫欲求汝合，汝得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敝俗未改者，謂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今魏俗已葬，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

生煙

劉禹錫竹枝詞。灤西春水穀文生。宋人小說。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楊用修亦以爲然。至引謝眺詩。遠樹暖芊芊。生煙紛漠漠。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此爲生煙。何者爲熟煙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發之生。方有意味。

萋字

今南人多用栝榔及萋。然皆不解萋字。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辛香。生巴蜀嶺南。卽鄭樵所辯西南夷傳。蒟醬曰浮留是也。又名扶留。徐廣曰。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羹。蒟亦作枸。音矩。徐廣注。音窶。俗呼作萋。蓋本於此。第今乃藤生。非樹生也。故蒟醬者。以蒟爲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蒟醬。若稱蒟卽爲蒟醬。是秫可製酒。而未製酒之秫。亦可稱秫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蜀時。求而得之者。第今巴蜀絕無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葉。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淵林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薑。不酢。小顏云。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鬱林葛

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齊武帝作估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曲。卽今之鬱林葛也。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詳神所自出。余閱馬端臨通考。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礮石爲龕。祭焉。及考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真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岳亦名天孫。豈以此邪。李白遊泰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宋而香火始盛耳。

### 星命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蔭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

###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卽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欲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効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旣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論。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洞庭湘妃墓辨

按永州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陵。靈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惑。及樂正子寰。字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塵錄。吳格甫。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峯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尙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卽衡州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典。陟方注亦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尤足掩口。夫尙書所稱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於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尙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尙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尙書未出。而讖緯百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傳會。故傳禮者。又傳會博士耶。或爲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尙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

死。尙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己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况尙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耄期之時耶。都元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冢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元敬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庫也。卽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冢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筮白玉之瑄十二枚。呂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尙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瑄。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瑄。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瑄。爲舜之寶器明矣。胡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

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瑄。遂傳流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於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卽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又寶積記云。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邱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瞑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埋茲山。真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尤妄誕不足辨。故朱晦菴粵西舜祠記。業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爲之辨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是舜之不死於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三不弔。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弔之災。萬世下卒。有未辨白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卽堯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於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尙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卽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鑿通無方。尙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

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爲天地之女。夫烏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旣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於小水爲夫人乎。此王逸韓愈所以力辨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做。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於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色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卽位三十年而後育卒。後育者。娥皇也。葬於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徙封於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冢。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冢。絳州鼓堆祠神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潤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窆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冢。乃多得大珠。珍金玉盃。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鳴條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於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真。寔不可考。記禮者。或傅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傅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旣葬鳴條。

則雖南巡矣。斷非崩於蒼梧。二妃一葬於涓。一葬於商。或葬於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不得不爲之辨。

附徐司馬鑾書

讀洞庭湘妃辨。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岡卽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注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注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尙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辨。今天下稱蒼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於漢儒之手。據尙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冀方。而身沒乃葬。

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誣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旣無定名。安知古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則古蒼梧卽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尙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攻自破矣。

### 石經

自有九經以來。鐫於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尙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尙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尙有二十八板也。然亦

止周易、尙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鑄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尙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注：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卽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旣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卽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

魏陳留邯鄲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人，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

晉裴頤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



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大歷中。司業張參又承認校定五經鑄石。太和七年。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并孝經、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自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卽周易、尙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祕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元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蓋宋搨也。

僞蜀相毋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卽叔獻耶。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於祥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余幸承乏西省。校閱祕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尙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爲何人書。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當是宋物。眞希世寶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

宋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監。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

時具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尙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尙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之知也。

賀季真乞休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余攷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鄉老大回。聲音難改。鬢毛衰。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共食。季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流。則鑑湖有靈。必爲吐穢矣。因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閒曹耳。若居津要。未知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歸休何足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 疑耀卷二

###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銜。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卽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卽可爲國語否耶。而奈何諱之。

###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讐秦。豈忠義在人心。卽恩私不能奪耶。

###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卽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頴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己難。賈誼之於吳

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己矣。豈有所諱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卽願出門下。身後卽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輒肆詆毀。真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卽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爲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爲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沿襲。離華言萬歲也。今嶺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卽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歎嚏。則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藁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世遂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負暄雜錄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尙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爲氏。而其本姓竟莫可攷。

### 開脇而產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爲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爲妄。廢而弗論。見亦隘矣。彼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皆爲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王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允嗣旣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走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有一本。飭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溟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適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廳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言無事。願一見海爺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資。還觀之日。老幼提攜。頂鑪香。夾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

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况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尙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庭植花柳

唐朝殿庭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庭。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庭。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卽位。嘗敕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卽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



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滿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足。蓋漢使者常惠自匈奴還。知武尙在。故漢家令人出塞求武。托言上林獲鴈。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一詩於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冷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撥弓繳。窮海臬臣有帛書。復書於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匈奴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匈奴。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 羣龍無首

易羣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爲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畢家。謂

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爲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爲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羣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羣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爲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爲禍始，卽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象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羣龍之時，卽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余故曰：羣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慎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敕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術者決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且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蝦蟇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不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蜥蜴者，注卽螿蟴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江北人呼爲蜥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亦曰蜥，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蜥與蜥音相近，或蜥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况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蜥爲易也。卽蜥蜴之蜥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易爲蜥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

日之頑獷也。周爲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答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遣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諄諄甚矣。高后召羣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卽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能無汗顏乎。

黠頤沈沈字義

陳勝旣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黠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黠，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黠多，驚而偉之，故稱黠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止言黠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黠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黠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深邃之貌，則於黠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顧婦贈答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是反爲彥先之婦贈彥先也。且士衡旣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彥先婦答。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真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謨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及盧謨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盼。應。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乃添入卷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旣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第希逸警語。溶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錄。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卽惠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第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韜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卽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光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據。珊瑚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爲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爲甬路，乃傳誤也。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趙岐注：慎子名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趙人，謂慎子卽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爲慎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慎子以滑釐爲名，而以到爲字耶？皆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爲氏，而以滑釐爲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結字卽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首界卽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魁結卽魁髻。乃借結爲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卽爲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爲髻髮似誤。蓋結髮卽髻。猶讀結爲髻。字義能無重複。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制

禪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 禱夢

閩中九鯉湖。禱夢者響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庚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卽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錄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於闔豎之輩。似亦可恥。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闔豎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庇。安能有此。洪适因引漢靈帝時。太邱長陳仲躬弔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使自快然。蓋時政旣愾。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爲闔豎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與可篋篋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蠲蝮蛇蚶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

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鵲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懵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卽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追真。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著道理。此又非知坡公也。

佛字辨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撻。佛也。言牽引撻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𠄎。又作𠄎。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棄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瘧。是瘧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旦，亦不能回天也。

###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錄尙書事。蓋本於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充已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邵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風雷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虩虩，不喪匕鬯，舜能不迷於烈風雷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風雷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

或有之。而遂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夔。謂之夔。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爲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夔。夔之字。卽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蓀丈人。次逸民。次太師輩去魯。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復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棄故舊。則新間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尙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黜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與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何

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爲三仁。爲柳下惠。爲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昔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爲可笑。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爲之。并制九針。以拯天枉。余意百草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宏事斬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邳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公孫。

筋斗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爲筋斗戲。諸書皆作筋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豎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則筋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筋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元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况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瀆。同音。本草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纒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煅。養則煙飛於上。水銀

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燬也。及按西粵志云。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給僱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餉之。三日。卽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瘰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罐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草異也。

####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姑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 夏世最文

夏尙質。周尙文。余以爲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卽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問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爲文。其文陋矣。

####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爲郎中。

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况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爲蒐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馴鐵。然則詩言睢鳩以美后妃之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睢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卽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



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 齊罇鐘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罇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旣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 鷩鷩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鷩鷩。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 花藥夫人

孟蜀時。花藥夫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輦處。皆有題咏。鐫於金石。今載在豪異祕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藥上尙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概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亡。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卽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亡耶。余按諸傳記。花藥夫人姓費。陶九成輟耕錄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拜貴妃。號曰花藥者。以喻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衆也。



## 疑耀卷三

###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卽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猝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卽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尙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

就漢隸。運筆結體。尙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尙方。而不尙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邱明非姓左

左邱明。古今相傳邱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邱墓者。一村皆姓邱。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邱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邱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鷗

今宮殿鷗尾之鷗。非鷗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柏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鷗。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粧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

車文於湯質。質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粧之類也。

###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 鳥鬼之辨

杜工部詩。家家養鳥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鳥鬼爲鷓鴣。碧溪詩話引元稹詩。病賽鳥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鳥鬼。故碧溪以工部所稱鳥鬼爲神鬼。非鷓鴣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鳥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於鳥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鳥鬼也。而鳥鬼乃鬼神矣。第鳥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鳥鬼。則沈說爲正。碧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鷓鴣而何。

###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爲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墓誌。歷敍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誠。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誠人而不知自誠也。然樂天既知誚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姪女丹砂燒卽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卽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爲余言。今武進縣尙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疴。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其僚友趙參議者。有婢甚慧黠。參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後奸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探異錄。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尙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歷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叉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叉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狸所化生耶。第諸傳

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尙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爲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尙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後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鷄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鄧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賤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衲衲

今京師呼巷爲衲衲。蓋俚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鷩鳥可以止衲。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衲。獨衲字尙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亡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尙何事可相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內人者。闥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鎖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



爲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姜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

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諡

文正之諡，美諡也。宋時得此諡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諡，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諡文節，竦諡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諡法通紀亦曰諡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諡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諡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鹽薑也。有友人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 白牯青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尚有曰。狸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簾。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簾。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卽相府幾務冗雜。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尙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棄去耳。

樂府諷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饒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雜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久。訓詁諷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攜其子捨己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

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于世教也，尙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尙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

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賈漸起。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待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

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吉凶。亦豈有異于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辰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淪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 蘇子由制策差舛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國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國字號爲第三等。毡字號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卷爲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

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問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圖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殮，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蠓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尙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句闌中，譚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歷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有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



尙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救中原之難。其功同也。故允嗣之盛。亦相同乎。

###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之草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草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黃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棄子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筭。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闈。人豈不老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草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有草。可染臙脂。又不獨西域也。

### 粉

古今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卽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今婦人以杉木灰研末。抹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

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啓。元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粧。梁簡文詩。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粧。隨意皆可。

妲己

妲己。古書有作黜己者。說文白而有黑曰黜。字統黑而有豔曰黜。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妲己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元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膩而慧豔。銀髮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尙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黜己。元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洲記同。此卽周書所稱疑雪者也。元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爲一。

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 太元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揚雄之太元。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元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駮出豕之敗駕。後人改出爲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遂子回。後人改遂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遂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遂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遂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遂。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羣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秋天不肯明。干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

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營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己亥。今象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背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筋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閒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器。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如覆奩于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滅。一尺地卽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于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閒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

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著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著白接羅。接羅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鞞。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

###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卽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柑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韶餘柑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丸。子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柑。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後三魂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也。七七之說蓋本此。

# 疑耀卷四

## 圖書生尅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卽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爲首祀。是雲之爲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世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 附徐司馬變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卽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爲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啓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荊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

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通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鄒悖遣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東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卽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筯。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卽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啓。而其字草書。蓋真跡也。今用副啓。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略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



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公。

###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辨。唐顯慶中。元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時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誠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一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僭瀆。是以莫愁爲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賦質爲竟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

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謠。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唐人詩。莫愁魂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卽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爲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爲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太宗笞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尙不可。况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蓋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

嘗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興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 周禮大司樂辨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尙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傳會於內事。

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卽黃鐘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五音之全。易辨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辨也。周樂奏於圜丘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土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卽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概。

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強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賓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尙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則以黃鐘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鐘爲宮。而其起調。亦黃鐘之羽。非黃鐘之宮也。夫黃鐘爲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卽無君。而入調雖有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爲徵。又復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尙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

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尙覺矛盾。况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卽周公所謂羽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鐘。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鐘。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子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微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旣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卽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十二律旣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尙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卽平上去入四聲尙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談。况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益寥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鐘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樂。鄭氏之謬。蓋泥于圜鐘爲宮以下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上文不同。因概疑祭祀歌奏皆不用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增其妄。蓋此爲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爲重。故迎神至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宮相生爲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既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別義。如圜鐘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鐘與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黃鐘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迓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尙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此自四樂各舉其一。如黃鐘一宮。次太簇爲徵。卽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卽太簇爲宮。大呂爲角。卽南呂爲宮之類。然圜鐘一宮。再奏黃鐘爲角。係夷則宮。又奏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林鐘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卽朱說亦未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爲徵。次清。益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健。純粹

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鐘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鐘太簇姑洗。居于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一寸。吹之而和。調俱合宮。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宏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鐘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位成章。黃鐘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鐘。黃鐘律之始。應鐘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絕。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鐘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鐘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鐘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園丘以黃鐘。祀方澤以林鐘。祭宗廟以太簇。既與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圜鐘祀天。函鐘祭地。黃鐘禘禘。樂曲凡四。又似合樂。不但爲降神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蓋旋宮也者。卽潛宮也。古人以其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鐘潛行于十二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鐘宮。至夾鐘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闋。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羽上



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鐘以應鐘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爲周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不同而調同。况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爲經。卽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宮可含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爲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強造字以傅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噓。况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闢之。樂律之辨。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爲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亦有所做。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鳩。鳩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鳩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鳩之譌耳。

鬻割雕字

爾雅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鬻。一本作鬻。犀謂之割。一本作雕。玉謂之雕。一本作鵠。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據也。

窻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燂炆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卽進牡丹。亦是此法。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俱半也。

#### 藟芥字相通

藟卽芥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芥。聲相近。借字也。芥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芥。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芥音也。

####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 介雞

左傳李邱之雞鬪。季氏介其雞。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未詳其義。

#### 鬱鬱之辨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動也。今人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

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辨耳。

藹字辨

詩邶有旨藹。旨藹。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藹。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藹綬。與釋草藹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藹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藹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異。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藹。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蓄之旨相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藹之藹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辨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恥做得尙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隸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既是生員。當有廉恥。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恥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恥。士人曰。若有廉恥。如何做得到尙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恥。乃做得尙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尙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鵠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尙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 三十六奉朝請

陶宏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尙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尙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 惡獸爲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橈杙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又名夜叉。弟羅名羅刹。夜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陽斐謂雖係以隕牆填壑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基答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堅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宮商體裁。以入管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餒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 仙書皆僞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顏色。迨五千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乃作今人筆。其僞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勅使詣元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覩。願來卽去。其體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僞襲也。

### 仙宦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鐘鳴漏盡之語。以責之。定錄君亦責其不卽褰裳。乃知仙宦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耿耿青紫。猥談元學。真癡人前說夢也。

###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弑。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弑。而謂之見弑。豈別有所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揚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



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亦有理。

禹娶四日卽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卽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卽有啓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爲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蟲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爲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弑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卽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奧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奧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奧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筋廟辨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爲蚊蚋所嘜。抵曉。露筋而死。余嘗疑之。蚊蚋雖猛。豈能嘜人至死。此女卽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蚊蚋。不自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驛。乃一醉人宿其處。爲蚊所嘜。江德藻北道記。邵伯聞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溱洧。後人傳會露筋。以爲貞女。夫亦有所風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尙未沉江。宋玉見其放斥愁懣。恐其魂魄先已散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反於身。非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祖答陶宏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卽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晉梁相去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謂二王書卽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章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有說。陶宏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右軍遺蹟。不知是真。是僞。但陶公所云此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

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爲天上火以戊己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至者多繫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臾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趁朝無氣力又云老病傍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臾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臾耶一笑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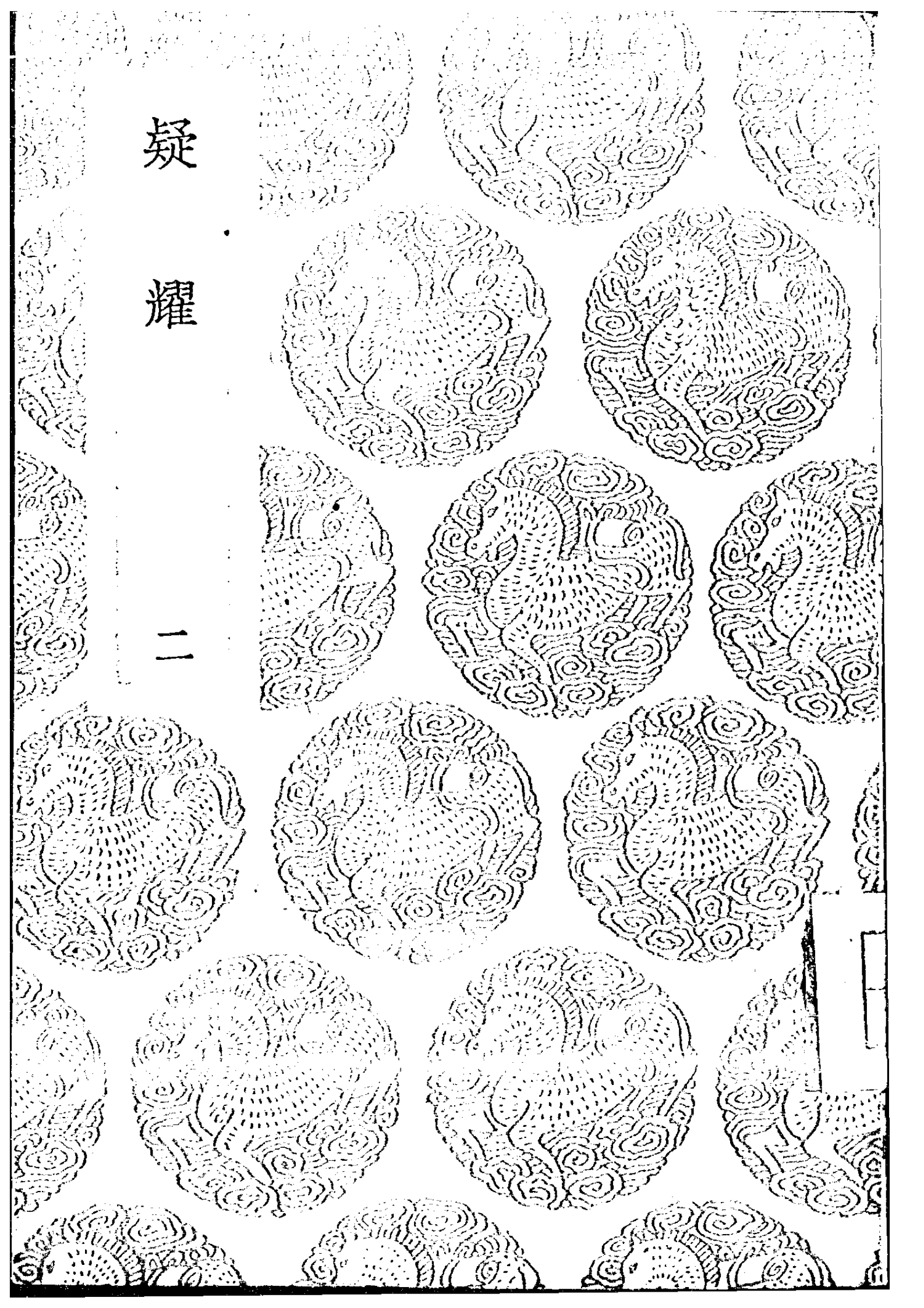


33
4
340

疑

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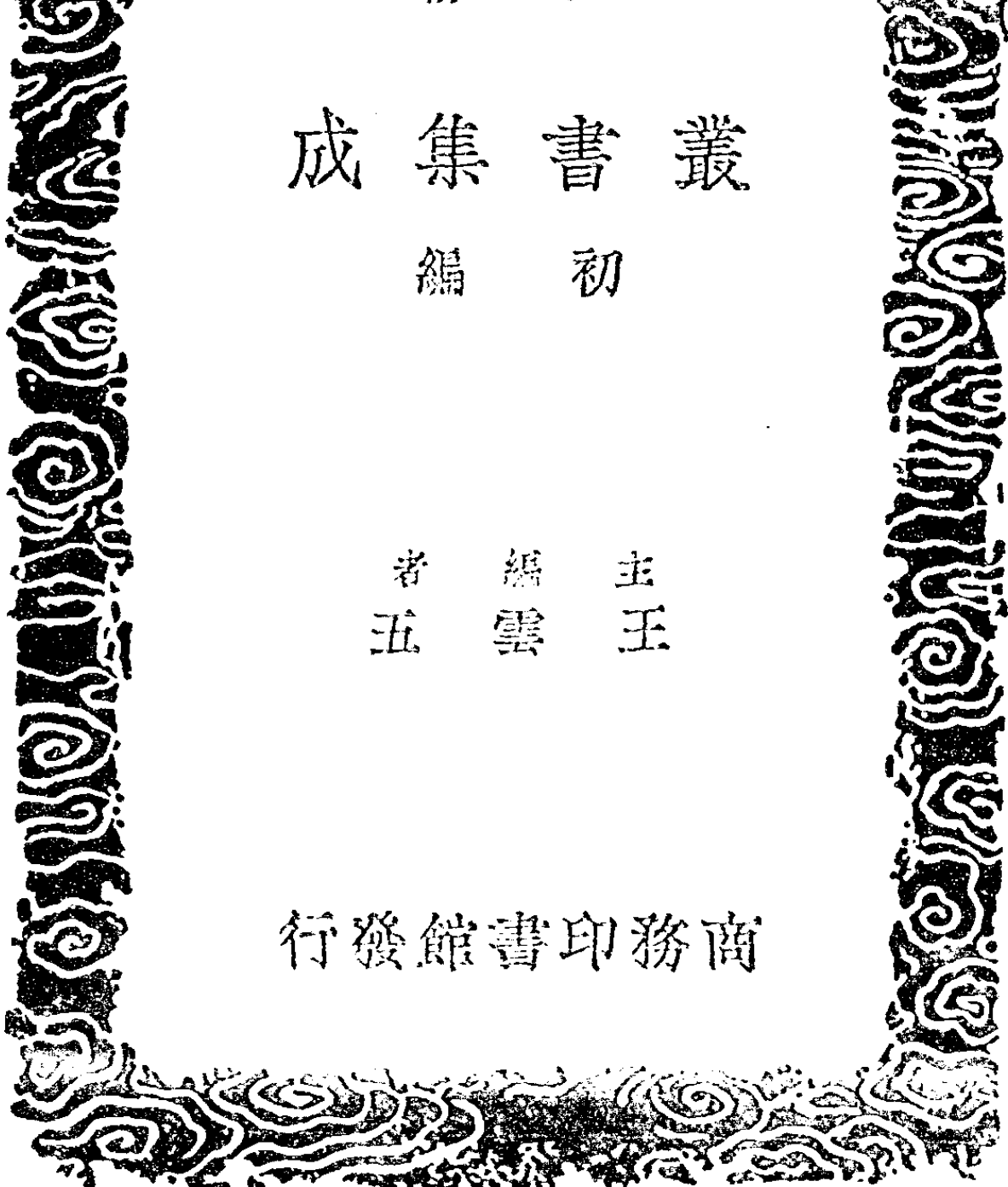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耀 疑

(二)



3 0648 9801 2

撰 萱 張



# 疑耀卷五

##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熟不宜多飲。第蒼梧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蒼梧。未審卽此寄生酒否。

## 蟪可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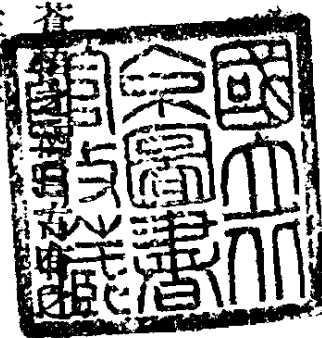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蟪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蟪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蟪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蟪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蟪蟪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真可發笑何異癡人前說夢乎。

## 阮宣子斂錢爲婚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



51920

王敦而與斂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尙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與諸人。皆逆視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遙集不肯與溫太真同受顧命。便差一著。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卽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惟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尙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巴延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十四字。夫考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翦燈餘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即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荆公集四家詩。不錄李白。蔡天啓問其故。荆公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此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卽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負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爲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鐘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卽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樸。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旣偶儷。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尙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故作者罕尙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少康時。浞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求之。女岐爲其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爲人所執者。祇有一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間。金兵下廣陵。有安

氏者元獻公殊四世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氏在俘囚中金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國破家亡乃儉生十五年欲何爲乎

###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爲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充譖之於敦敦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冤宜加贈諡卞壺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郝鑒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顛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以贖壺鑒之議於是爲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卽以隗協干政爲名亦豈忠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顛見誅而後見其罪卽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壺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旣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

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閭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甃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經營不息。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改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願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曲徇。今乃舍其灼然。

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豈爲善觀史哉。

###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卽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卽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往往有驗。卽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治。金火相爍。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卽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卽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

其所剋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蹻。蹻者易持。而常者難免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願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又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旣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願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爲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



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暑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卽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卽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顏狀老翁爲。偶題排律。徐波綺麗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己卯。周太常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間入。詔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尚書泐格營箕仙臺。復逮怡。丁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上實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爵。工部郎中秦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兖州八伯。擬古八儁。阮放曰宏伯。郗鑒曰方伯。胡母輔之曰達伯。卞壺曰戕伯。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綏曰委伯。羊曼曰黷伯。不得其解。時兖州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以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狠戾曰瑣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太肥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脣。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于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淳化元年庚寅。乃詔罷中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之。

### 蘇東坡寓惠

余嘗怪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一時邂逅。止翟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內。而吾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摧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卽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眎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絕遺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顏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踏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居詩話。引昌黎答張徹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蘇澹拳跼。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舌。垂誠仍鐫銘。則沈

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誠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況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韶卽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蔦敖。又爲蔦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及云高相改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歷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勅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詁。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并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墜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傅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矣。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

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糝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餽飯。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餽不卽此物。陶隱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餽飯。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卽此法也。第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卽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祖。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

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尙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刪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常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缺，不能宣，上悲甚，左右撾篋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卽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卽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對毛脩之也，詳毛脩



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之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勅三十卷行于世。弟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樞衣受業。著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真蹟。不可復觀。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豚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談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能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卽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資。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 五刑

古今考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額、截鼻、剔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卽有宮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其墨幪其髻處而畫之。犯宮者履屣。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屣當刑。艾蹕當宮。是以尙書曰。五刑有服。故凡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請再考之。

###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名。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闕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豎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脈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尙書資財。旣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用命者。卽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做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 尊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尊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草。尊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真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其人豈真如鶴如虎哉。陶宏景乃疑佛氏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皇五帝。何怪誕若是。

###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爲謚也。故三皇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爲韻。竹以堅爲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爲藥石。而肥者爲痰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令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雜錄。亦爲藥樹。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太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譏賜契丹詔。乃

作阿布機。後有歸自敵中云。敵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否。

###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歷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 嫫嫫

今世譚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堵曰嫫嫫。嫫。胡故切。嫫。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曰嫫嫫者。正義云。嫫。躬到反。毒。酷改反。索隱云。嫫。姓。毒。名。漢書注。嫫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嫫嫫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嫫嫫。廣韻亦云。毒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堵爲嫫嫫也。其起于毒耶。是嫫嫫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草窶子貧氓。卽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傅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筍爲貴徵。其族人妒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於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也若杜少陵詩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 疑耀卷六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牕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薺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茶。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薺。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卽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誌。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仲鵝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昉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卽懷詩文求見。濟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旣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疑

耀

卷六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啓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

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上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沈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拜。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卑。與東里微。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刳羊以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

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冤。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冤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况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鹿。而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尙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啓。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啓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釁。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釁。或云卽彭祖。或云非。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鄆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旣立其子。俄又奪之。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

魏晉閒。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弑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壬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尙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尙書。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尙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庠音相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一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興始興。今屬南康。故一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傲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一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庠象。何也。

###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述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

生誦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旣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元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洄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溫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



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 琴辨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錄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五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羽。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耳。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鈎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卽徒河。皆在今濟南

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戾者。班固以潯沱爲徒駭。而不知潯沱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鎮。闕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卽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乎。酈道元水經注獨曰。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尙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竟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酈道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真僞難辨。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值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閒。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燥。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蛟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

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真偽莫辨。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 漢碑

孫宗鑑東臯雜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是矣。獨云隸多凹。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犬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與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蒂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剗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蒂牢之說。殊不然也。

### 消摩

疑

耀 卷六

一一一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頌。頌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瓷。其擊壤之遺乎。獨吳盛彥有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今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皇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爲一松封一大夫。

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椒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握椒。椒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椒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字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檄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祕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散亂。令興嗣韻之。爲千字。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字。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骨。卽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于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子花皆可爲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卽其人耶。獨

未言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爲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爲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爲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警警。鳥哺殼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爲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警警。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爲隱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爲殼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爲鶴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眎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譏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匜。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綉褥而已。方勺泊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爲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

氈布也。氈音牒。第余鄉既未有以木棉爲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陶布。卽白氈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敏遜齋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爲之。不知六祖信衣卽林邑等國所產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又云。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刮去子。線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尙近。其詳著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泊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仿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爲家具。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爲朱提。非是。蜀之敘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爲朱提。亦可以金爲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爲朱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強吳次之而蜀爲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蓋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辨。姑以周禮注疏辨之。賈公彥謂吳越地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太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况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以日月薄蝕秒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某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概耳。今譏郡邑志乘者。



卽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辨。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躔度。故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績。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

時雖參用韻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韶猶不廢。卽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常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爲民。卽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郃。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太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秦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陳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秦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秦誓論。定爲卽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卽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已有名。第其時已有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驂鸞錄矣。

###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今之祈雨祈晴者。卽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做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卽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已爲民祈禱。至於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亦不復行矣。

###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享。享。直也。征不享者。征諸侯

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亭字與享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享午。卽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旣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辨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恆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卽是本夜。旣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汎荔枝

余鄉瞰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卽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證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

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爲觀奕。一以爲聽琴。常是一事而兩傳也。

###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以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揚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 弱翰

揚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費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稱弱翰。又稱筆。

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冱。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即可書數行。攜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攜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卽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尙存。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煉氣服食爲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

與和答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子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詞乎？旣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王子敬好書，洛神賦，故人一有洛神，輒以爲子敬書耳。

###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諡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卽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爲離支縣，漢爲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卽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卽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卽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

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氏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旣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諡矣。近有陳繼儒者，宏博士也，譏逸民史行于世，顧不能詳夷齊名氏，夫尙論其人而不知其名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卽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鄆。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旣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元鳥也，契之母吞元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元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諡，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卽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 癰疽瘡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瘡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瘡環者。瘡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雎。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雎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瘡爲姓。其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瘡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尪。因其尪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瘡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瘡弱。故呼爲瘡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 王荆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與景遇。因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 疑耀卷七

##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敘。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敘。祕書少監劉攽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局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 看畫時之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模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真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竟某乙者是真。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真。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于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蔣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椀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蘖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劇飲不醉。豈卽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况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穎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著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

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卽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于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卽穎師亦非善琴矣。

###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辨之。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醴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北斗爲宗。是三洞既有七十二等之齋。復有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况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真靈耳。豈宜改銜易服。別作一式乎。

###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之句。庾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磁器。皆曰某窰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窰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窰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驗其意。既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樣子。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卽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于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船椽矢

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首級

宋太祖謂遼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遼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遼人可盡。今制敵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四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能易一首級。何也。

王勃千歲歷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故云。是胥爲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曷字辨

曷从日。从勾。日者。辭也。勾者。聲也。無義。葛天氏之幣。葛字从土。从日。日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曷與塌同。所謂田塌。田塌土事。古人曷多作曷。又說文。蓋也。與鷓皆音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故曷且作盍。且。濁塌本从盍。塌塌一从蓋。盍盍盍一皆从葛。世不知爾。

李虛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處爲九還。此宋張景之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况於人乎。故養神者先養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且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籍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余初以爲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窗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卽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龐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



卽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卽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邾後而來纖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旣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侯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紛雜出，如之何攷之。

###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攷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于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爲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封禪也。然旣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卽以之爲封禪，所不敢安。

###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祖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煩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耐。後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爲耐，自有晁策能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

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爲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爲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刪去。不收集。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略。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麤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禡韻從藉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韻。而闕略於此也。况變隸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爲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山。爲小石。他卦別無爲大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爲大小石。二陰在下。小

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介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爲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氣類然也。

####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戶。叶下。以將卽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運閒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蓋古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 四民

古之爲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鄉之官。最爲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爲之吏。竊意與賢出長。與能入治。卽所與之賢能爲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郡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卽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

新調淫聲。瑣韻揉勢。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鈴

道家有火鈴之說。鈴。金也。火鈴。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末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鈴。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鈴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鈴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爲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炎運之中。否。火反尅火。曾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况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爲配。凡今州郡。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躔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下。至宋政和四年。太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曾點鼓琴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羣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真浴也。若前時羣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託與寓言。無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三誦。覺得春人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 乞墦

孟子乞墦章。先儒疑章首有關。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嗶字。此二章以嗶夫子。嗶良人。游言之。當出于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墦事。韻釋嗶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嗶。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差。其分路處有相關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嗶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以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于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干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于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改

葬者假葬也。古有假葬三年卽吉之條。晉郗詵母亡。便于北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旣云七十喪未改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精舍

精舍二字。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非眞骨血耶。一笑。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誦之也。余不以爲然。子卽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

攜之以竄。遂失所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書以付男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爲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卽陞耶。丞相被誅。陞旣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丞相所出耳。宋史卽謂丞相無子者。丞相雖死。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譏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爲伍員者。故曰丞相無子。以絕人望耳。蓋隨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璧也。父旣不忠。子卽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有二弟。曰璧。曰璋。皆亡。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爲興文署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餘年。旣云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也。嗚呼。璧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璧曰。是能孝順我。若璧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旣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者。亦復草草。而丞相被執時。卽余鄉五坡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錄。故詳著焉。

###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

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璵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真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元圭

禹貢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錫元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沈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沈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尙爲人臣。而以元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沈說。以禹錫元圭爲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贄。終屬強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尙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且壁藏歲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元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旣失。蔡沈亦未爲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爲郭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爲災。如有蜮有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烏名布穀者。江東呼爲郭公。疑此郭公爲如書蜮書蜚之類。謂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太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卽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強爲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卽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卽昭明所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尙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尙爲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卮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兗。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地理志謂盤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爲幽、并。爾雅亦以并爲營。故先儒謂禹貢之九州。乃唐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真

源賦。伏羲別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錄又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於禹。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於夏禹。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羲黃帝時九州之名。與禹貢九州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卽誅少正卯。此固去惡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真相也。特攝之耳。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內。萬一女樂至。則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于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余嘗思之。不得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卽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敍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卽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令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克。爲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况中宗朝盧懷慎疏。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元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

年一奏。永爲定式。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卽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其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卽爲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卽紀錄于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而正之。

### 薛居正子婦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攜貲產改適齊賢。而爲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真宗。旣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真宗著令不得買其居第。而向敏中則買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并憾敏中。亦訴於真宗。謂敏中嘗求娶己。不許。故陰莩安上。此一嫠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貲聞。抑以色重耶。

###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撻點漆而書。中古有墨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卽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片。不知卽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卽成墨也。晉魏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製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九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邦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邦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卽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

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紐中有圓竅。以容紐。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卽謂鼻紐。印之面。卽印文。篆鑄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卽解去其組。而用訖復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皆佩于腰。故曰丈口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于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重而大。旣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益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爲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爲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爲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麇。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養宏。施。施第。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尙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恆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卽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有後。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其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卽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卽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彥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嘆耳。若其答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鶉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

餘赭黔之士。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尙書最古。亦惟尙書最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况焚滅之餘。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古文尙書未必古。今文尙書未必非古。至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常講也。

###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丁未探花。蓋說文臀。卽尻也。殿諧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爲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此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於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 石介真蹟

偶友人持宋人真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遒勁不減蘇、黃、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蘇、黃、米、蔡真蹟。在世不乏。石公此蹟。真鳳毛麟角矣。偶閱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怪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永叔書。言自幼學書。至於壯積二十年。訖無所成。且不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將以取

高於人。特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圖寫。近乎執伎以事上者。此皆強辨以解說其無能者也。前友人所辯。爲僞蹟益明矣。



右疑耀七卷。明博羅張萱孟奇撰。按先生事蹟。具見各通志。及楚庭稗珠錄等書。是書舊題閩李贄撰。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屈翁山新語辨之已詳。四庫提要著錄是書。復歷指其謬。改題先生名。今循覽之。仍有各書所未及糾者。如噴嚏一條云。今嶺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餘廿子一條云。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均作嶺外人語。贄。閩人也。又如禱夢一條云。余庚子請告南歸。風流罪過一條云。余居京師。止是乞俸寫書。贄固未嘗仕也。至如骨肉相關一條。則云。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使贄讀之。當有啞然失笑者。贄卽庸妄。恐未至此。新語云。坊刻殆不誣矣。嶺外久無刻本。十年前。玉生廣文曾代購得。查氏聽雨樓藏本。仍題贄名。而缺第六第七兩卷。丙申南歸。從浙中文瀾閣借鈔足本。端居多暇。互校而重刻之。錄西園存稿內新序一首。以弁於其端。而焦黃兩序。則不可考矣。勝國山人。夜郎自大。久已傳爲笑柄。王伯穀亦所不免。先生謂欲爲撰序。忽忽未應。宜其不無餘憾。卽如是書內林逋一條云。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殆咄咄逼人。然謂百穀之書。此序專爲脩郟而然。仍未敢盡信。序與書皆贗作耳。又沈景倩野獲編。謂先生試內閣。司誥敕中書官。首揆趙蘭溪。與胡元瑞密戚深交。面許必得。乃先生豫聲言。胡倘見收。當噤言官。并首揆彈治之。故胡託病不試。而先生得之。然是書內司馬溫公之貧一條。其推挹趙蘭溪者。甚至沈氏所紀。殆傳聞之誤。且以先生之高致。早歸林下。日以鉛槧爲事者。而願出此伎倆乎哉。嶺外著撰之富。惟邱仲深。黃才伯可與抗衡。而西園存稿而外。卽聞見錄亦僅存鈔本。則是書殆亦吉光片羽矣。乙巳小雪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三十年五月五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耀 疑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張 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程)

G 一四五三上

平



33
14
341